

可以书

盛可以 著



可以书

盛可以 著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可以书 / 盛可以著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1.1
(小众作者)

ISBN 978-7-5463-4454-6

I. ①可… II. ①盛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47328号

可以书

- 作 者 盛可以
出 品 吉林出版集团·北京汉阅传播
责任编辑 宋春史宁
封面设计 王哲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10.625
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
印 次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
-
-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号底商A222
邮编: 100052
电 话 总编办: 010-63103398
发行部: 010-63104979
网 址 <http://www.jlpg-bj.com/>
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-

ISBN 978-7-5463-4454-6 定价: 29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序)那些散发地母般庞大气息的人物

张楚

她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是纤弱的，慵懒的，波澜不惊的，像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。当然，如果你读过她的小说，那么毫无疑问，你的印象会瞬息发生裂变。在她的小说里，全然没有安静、柔美、和暖等诸如此类女性作家惯有的美德，更没有某些女性作家惯常浸淫的小情调，换句话说，读盛可以的小说，你读不出她的性别——犹如“盛可以”这个干脆果敢的名字，你只会想到这是民国时期某位军阀的大号。有一天，我读到了一篇颇为震惊的小说，那种细腻的描述，冷静的口吻，老辣的文字，折演出女人清澈、凛冽的内心世界，这内心世界如此强大，以至于让读到它的人无话可说。或许可以如是说：它只是叙述了一种真实的存在，一

种客观的观察，一种道德缺席后的非恐惧。于是认识了盛可以，于是开始认真读她每一篇小说。那时她的文字是密密麻麻的，是用表层的叙述堆砌起来的本真情绪，从《干掉中午的声音》到《中间手》，从《TURN ON》到《北妹》，我时常在阅读过程中感到一种几近窒息的压力，一种有人随时会拿剃须刀割你咽喉的危机感。当时我想，这个女人真是太狠了，她好像从来不会吝啬摔碎那些貌似珍贵的东西。在她的长篇小说《水乳》中，她的此种气质更加张扬。一个叫左依娜的女人，纠缠在她的丈夫、情人、女朋友以及丑陋的生活中间，淹没在她的欲望、渴求、战栗和惊悚中间。盛可以的叙述是中性的，也就是说她的叙述是没有性别的，文字编织起来的人物呼之欲出，让我们在来不及用生活经验判断之前，已抢先麻痹了我们的思维。这是个怎样的女人呢？有时我会想起那个叫凯·安·波特的美国女作家，在她的以《灰色马、灰色马的骑手》、《中午酒》和《开花的犹太树》为代表的小说中，她曾以克制、优雅、简洁的笔调让我们认识到了人性的冷漠和龌龊。那么在盛可以的小说中，我想说，她用自己并不克制的笔调，同样让我感受到了内心被挤压、被蹂躏、被虐待的种种不安和恐惧。也就是说，我是皱着眉头，很不舒服的读完她的《水乳》的，读完最后一段，我终于出了一身汗。当时我想，和我同龄的写作者中，无疑又出现了一位足以让我们自豪和骄傲的作家，是的，作家，而不是女作家。在她后期的短篇小说中，她的风格和特质愈发

明显。无论是《惜红衣》里为了给父亲找份工作两个男人之间尴尬进退的董葡萄，《手术》里懂得情感分寸却在一场乳腺手术中分寸大乱的唐晓南，《白草地》里出场不多却坚持每天给丈夫喝雌性激素的蓝图，还是《缺乏经验的世界》里对男色蠢蠢欲动、自相矛盾却囿于经验的女人，尽管性格、年龄、身份、经历迥异，可她们都散发出类似地母般的庞大气息：蓬勃、疯狂、真实，甚至扭曲。同时，这气息又是硬的、刚的、腥的、不可调和的，有着花朵一夜怒放后的淋漓，甚至有着一股子不易察觉的巫气和邪气。卡夫卡认为，“我们称为感性世界的，其实是精神世界中的恶，我们称为恶的，只是我们永恒的发展中一个瞬间的必要。”这很容易让人想弗兰纳里·奥康纳。奥康纳对人性阴暗有着惊人的洞察力，可是却带有强烈的宗教救赎意识。盛可以的小说里没有宗教，却有着比救赎意识更深刻更坦诚的呈现：她让那些黑暗的灵魂近乎凶猛地扑向我们。这个曾经干过多种行业、经历丰富的女人，似乎正在用一颗冷静、甚至冷酷的心，将这个世界貌似深刻的表层刀刀割开，让生活本身露出自己的肌肉、血管、神经、溃烂的器官以及种种肮脏甚或卑微的真相。做为一名技术高超的外科大夫，盛可让我们欣赏到了她精湛的手艺和标本的精致，同时也让我们欣赏到了什么是小说的魅力，什么是魅力的小说，什么又是真正的小说家和艺术家。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| (序) 那些散发地母般庞大气息的人物 |
| 1 | TURN ON |
| 21 | 白草地 |
| 51 | 快感 |
| 69 | 淡黄柳 |
| 93 | 缺乏经验的世界 |
| 111 | 干掉中午的声音 |
| 133 | 青桔子 |
| 159 | 鱼刺 |
| 181 | 归妹卦 |
| 203 | 惟愿中年丧妻 |
| 223 | 惜红衣 |
| 245 | 手术 |
| 271 | 中间手 |
| 287 | 苦枣树上的巢 |
| 315 | 兰溪河桥的一次事件 |

Turn on

结婚请柬鲜红刺眼，香味浓郁呛鼻，但是程晓红用她那双灵巧小手制作得非常精美，上面写着“请丁燕小姐携先生张旭亲临”。程晓红玩了一个文字游戏，把先生放在张旭的前面，先生的意思便暧昧了。深圳这地方，女人称丈夫为先生，也可以称大街上所有男士为先生；过去的学生称老师为先生，现在也可以尊称德高望重的女士为先生。先生是多义的，先生是含糊的，先生是暧昧的。程晓红的意思是张旭先生是丁燕的先生。张旭装出天真的样子解释，像回答一加一等于二。我笑。就目前我与张旭的状态看，先生张旭，的确是指丁燕的先生张旭，但我读到了先生张旭里隐藏的信息。程晓红是聪明的，先生张旭适合我与张旭的任何一种关系与状态，就像我与一个男人勾肩搭背地照了张相，你说不清楚我们确切的关系，但是和一个男人拍婚纱照就不同了。因此

先生张旭，也可理解为张旭先生。

食指与拇指压下煤气开关，朝Turn on方向拧转，“神州”牌煤气灶孔里腾地冒出一团烈焰，疯狂地扑过来，我像一杯水，被口渴之人一饮而尽，一股糊味堵住我的鼻孔，我闻到自己肉体焚烧的焦香。张旭教我Turn on的时候闭上眼睛，深夜梦魇般的幻觉来得更真。恐惧吸干心血，痛苦把心揪成麻绳，崩溃了却还吊着一丝希望，在这样的罅隙里，我几乎是挣扎着把手伸向Turn on，闭着眼睛，更清楚地看到扑向我的一团火焰，我因而知道，我活着。我活着之时，就得承受煤气灶的捉弄，面对它的摆布忍气吞声。它吐着温柔的蓝焰，向我微笑，我知道这里面潜伏着巨大的阴谋，它算计着更为妥当的时间，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——爆炸！像一个男人，一边与你调侃着，一边却思考怎么痛快地做你；一边做你，一边却想着另一具美艳的躯体，一切都像这摇摆不定的火焰。我无法预知煤气爆炸的时间。我永远是弦上的箭，等待射出、等待爆炸。可是我不愿等待张旭对我说“越来越没劲”，让这五颗子弹冷飕飕地将我击毙。

我瘦得像条饥饿的狗，肋骨顶着皮囊，立刻让人想到悬挂的狗排——胸部以下，肋骨呈八字形，搭成伞一样的阴篷；胃部凹陷，前胸贴着后背，像炒锅。我抽烟。我抽烟时那面炒锅一鼓一瘪，就像蛤蟆的腮，蛤蟆长着两只乳房样的眼睛，漠然地思考什么。

叉开双腿上床把自己摆开，我像片白纸。跟得上时代

的，都与电脑纠缠上了，没有谁会在一张纸上来涂写。我抚摸着这张白纸，光滑的，没有皱褶；空白的，没有语言，与那闪烁光标的电脑屏幕一样。只不过纸上没有光标，没有指定的下笔路径，不是程序设计，也不是机械操作，而是一触摸，内里就奔涌热血的、有生命的纸。

相对于纸，写者是自由的；相对于写者，纸是自由的。

当然，我不是《裸体的玛哈》或者《入睡的维纳斯》。

张旭说。

我是顶着黑衣服的骷髅，我晃动在空空的衣服里。手褪出袖子，我在衣服里转身，从前面转到后面。我总玩这样的游戏，忽然间披头散发，面孔朝后。张旭曾恐惧地叫，你怎么像鬼！我说张旭你错了，你应该说，你怎么像人？！

张旭是个美术老师，留着我喜欢的长发，但真正让我迷醉的是他的鬓角，充满英国贵族式的矜持与原始的奔放。柔软的发丝微微卷曲，紧贴皮面生长，到与耳朵平齐的地方自然结束。这种宽条型的鬓角很是罕见，他整个鬓角的韵味，在收尾的地方表现得登峰造极，有几分恣意、几分狂妄、几分内敛，像大师的妙笔杰作，隐含着全部的个性、涵养与智识。

我承认我曾经意淫。这个沉默的性感的鬓角，超出网络挑逗与电话语言引诱的力量，轻易地打开我欲望的闸门，我想象那侧脸擦过的快慰，像羽毛拂过身体的隐蔽处。他的眼神扑过来，就像列宾的《作曲家穆索尔斯基》一样，茫然而

冷酷，深刻且意味深长，尖利如猫的爪子，准确无误地攫住了我这只偷窥的耗子。

为了不标新立异，我们混进恋爱的大多数，没多久就同居了。在新婚夜才赤裸相拥，那委实矫情与刻意。我们成熟的肉体很赞同并且享受我们的决定。我们兴致勃勃地手挽着手，吃遍了东西南北风味。我们在餐桌上饶有兴致地谈童年及一切往事，谈希望与所有未来，眼神在冒着热气的桌面相撞、飘散。我们的右手夹菜，往嘴里扒饭，左手在桌面相握，或在桌底下搭上对方的大腿——我们需要这种黏合、这种抵触，像兑冲一杯蜂蜜。当终于有一天对着五花八门的菜谱，一个菜也不想叫、一个菜也点不出来的时候，张旭说，小小燕，我们自己做饭吧！是啊！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我兴奋地跳起来抱着张旭喊，亲爱的，我要为你下厨！

我要为张旭下厨，呼喊是真摯的，不必置疑。我愿意在锅里调制爱情端到桌上享用，就像从卧室做到客厅，拓宽做爱范围，每一种方式都是爱情足迹的延伸。

那是蓝花格子的围裙，绣着精致的花边。像孩子的肚兜，一根绳子系在腰上，一根绳子绑在脖子上，于是我被捆绑成厨娘。帮我系上围裙时，张旭得意地说，亲爱的，围着厨裙的你，别有一番风味呢，你天生是我的妻子。张旭灌得我晕头转向，我幸福得一塌糊涂。

左Turn on，右Turn off，看着煤气开关我傻眼了。我压根儿没想过还有这么一个环节。

你帮我开煤气，我怕！我不敢伸手。傻丫头，你看，Turn on。张旭啪的一下拧转，他的动作甚至有几分潇洒，蓝色的火苗腾地蹿起，扭动。我放上炒锅，把厨房兵器弄得乒乓作响，大干四化一样热火朝天。

吃饭的时候，我们依然大腿抵着大腿。

张旭，来帮我开煤气！来了来了，我的小傻瓜。

以后每回做饭，都由张旭Turn on，我们配合得像公的和母的。

做饭前为你打开煤气，就像做爱替你剥除衣裳。张旭嬉皮笑脸。

日子过得很快。快乐不知时日长。我们被俗语击中。

忽然一天，张旭终于烦了。你怎么还不会？Turn on！食指和拇指拧着按下迅速往左旋扭！他手里按着遥控器，眼睛追逐电视节目大声地喊。我怕，我一直都害怕的呀！连煤气都怕，你怎么当人老婆？你想不想当我老婆嘛！我当然想，这跟煤气有什么关系？老婆要做饭，做饭要Turn on，就像睡觉要做爱，做爱要脱衣服！可是你说过，“做饭前为你打开煤气，就像做爱替你剥除衣裳。”我以为找到了有力的盾牌，欲暗自得意，却猛然震愕了，我突然发现一个事实：张旭很久没替我脱衣服了！即便是我自己脱光了，他也才缓慢地兴奋起来。

我颓丧。哑口无言。

Turn on。闭上眼睛，全身肌肉立刻紧张了。用食指与拇指压下煤气开关，往左迅速地旋扭，嘭——猛烈的大火扑向我，啾啾啾疯狂地燃烧，我恐惧地睁开眼，蓝火苗儿微笑着舞蹈。

或许，它原本是天使，是我把它假想成了魔鬼。

闭着眼睛Turn on。幻象来得更真实可怕。

我只能闭着眼睛。

咀嚼。每一颗饭都经过了牙齿的咀嚼、舌头的品尝，每一颗牙齿都参加了对于饭粒的碾磨，我们像科研工作者，严肃细致负责，绝不苟且完事。

端坐着身子，左手端着饭碗，右手握着筷子，夹菜扒饭，决不拖泥带水，像一个舞蹈者。腿在腿的位置，没有偏离，手在各自的岗位尽职，惟有两人咀嚼的声音交融，像活塞在湿润的管道里抽动，传递着默契与融洽，在碾碎那欲望的硬块，以饱饥渴的腹。可是咀嚼是干燥的、枯燥的、单调的、压抑的、沉重的，甚至还是尴尬的、涩涩的，涩涩地响。这种湿润的声音唤起某种温馨的联想，我的心里涌起冷冷的恐惧。

我在一家小报做着所谓的编辑，修改“的地得”和标点符号，必要时整块挪动。我慢慢地习惯被它们强奸，无力反抗，并开始麻木地享受。Turn on，指引我前进与生活。我们的办公室很大，齐胸高的玻璃屏障，围成一个大圆，形同猪

圈，里面切割成六块，根据品种的不同，再做详细的划分。比如主任的桌子是我们的两倍，独占一条电话线，独享气派的办公桌，就像良种猪独享食槽，特派的奖金就是那额外的饲料，把他撑得大腹便便。余下的五个人算是同一类别，一切共享，拥有虚假的私人空间。抬起头，不是宋吉掏鼻孔，就是刘琴照镜子。阿涌一个喷嚏，就使我水杯震动，稿纸哗啦啦往桌底下滑溜。电话一响，五个分机一起轰鸣，像防空警报，好几次我拽着贵重物品就想往防空洞里钻，陡地站立，再颓然坐下，糊涂与清醒同时产生。日本佬夹尾回巢，太平盛世哪有狗叫。是电话是电话，我咬英语单词般狠狠发音。

刘琴揽下了接电话的活儿。刘琴刚进报社时，她老爸就邀了报社领导和编辑部同仁大撮了一顿，刘琴就成了编辑部的宠物。刘琴芳龄二十三，这也是电话轰鸣的原因。刘琴对每一件事情都兴致盎然，像个初生的婴儿般对待世间万物。而我觉得每一件事情都索然寡味，像一个残疾人独自承受着不幸。我有病，我肯定有病。我有病就是不健康，不健康就是病。我甚至把电话的突然响起误作煤气的爆炸。每回电话响，我的心脏就经受一次冲击，甚至于身体最隐蔽的地方也受到侵扰，像毫无戒备的小蜗牛，猛然收回散漫的触角，肌肉发紧。

爱情怎么把你滋润成这样了？节制点，细水长流啊！宋吉阴阳怪气。我说你们这帮混蛋，眼红是吧。咋不眼红呢，

张旭艳福不浅，你要是结了婚，肯定有部分读者魂断小梅沙。你们都是猪，损人不利己。电话又响，我腾地站起来。嘻，咋啦，蚂蚁咬屁股啦？刘琴笑咪咪的，像她胸前那个大大的Hellokitty头像。喂你好？哦，请稍等。丁燕，找你的。我拿起桌上的分机，刘琴的分机还在手上，她要听。无所谓，反正我没有秘密情人。我几乎没什么隐私，除了肉体。刘琴挂了，刘琴还是挺懂事的。电话滋滋地响，像煤灶燃烧，空锅烧红了。啊程晓红呀，怎么回事？王东他？不会吧？那下班在名典咖啡屋碰面。

今天不必turn on，心里那群关在笼子里的鸽子扑腾扑腾飞向蓝天，忽然间全身肌肉都松弛了，不自觉地哼起了歌：我怕来不及，我要抱着你，直到感觉你的发梢……丁燕要玩红杏出墙了，看她那甜蜜的样子！宋吉，你好歹也当了四个月的爹了，我看你跟你儿子角色调换一下差不多。阿涌刘琴哈哈笑，好新闻，明天见报，头版头条。

我给张旭拨电话。我在图书馆。他回答。我原本只是告诉他，今晚不回家Turn on，听他一说，忽然间就很生气了。你为什么不弄点菜回家？我在图书馆查资料啊。你怎么有查不完的资料嘛！我开始觉得自己没道理，火却越发越大。你怎么了？我很正常！不是生理周期吧？我说了我很正常。发出不Turn on的信息，几乎是做爱的另一种暗示。不Turn on的那天，张旭肯定会剥我的衣服。如果你有事我去买，我现在

就去买菜！张旭妥协。你自己吃吧！我生硬地说，粗鲁地挂断电话。我重新烦躁了。每一次打乱正常进行的Turn on，我就感到生物钟紊乱，就像挨了一个通宵，困到极点却不能入睡，脑海里是白天，不断行走着的人、晃动的事物、说话的嘴唇、咧笑的牙齿。我故意制造了因为张旭不买菜，所以我不回家Turn on的假象，我企图在这里面找点什么？或者我在不由自主地向张旭暗示什么吗？是我的潜意识里渴望跟张旭稍为频繁地做爱吗？我明明要跟程晓红吃饭，程晓红要跟我谈她的感情问题。

王东是我介绍给程晓红的。王东是个警察，大约是那身警服太约束的缘故，王东趿着拖鞋，穿着沙滩短裤、短袖T恤，懒懒地来到我的生日晚会现场。弹簧那东西，压得越紧就弹得越远，就像求形体释放的王东，那股懒散劲儿，就像曾被人捆绑了几个世纪。虽然也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宴会，在场的女孩子光彩照人，王东才有点局促。程晓红特意逛街弄了一套白衣裙，绝对的可人。其实这里有一个蓄意的阴谋，就是我想撮合程晓红和王东。那时程晓红刚与男友分手，异常空虚，医治失恋的良药就是迅速地投入再恋，这点我与程晓红达成共识。王东这身穿着，谁想都觉得这事儿准崩。没想到后来两个人居然搞起地下工作，现在革命快要成功，曙光就在眼前，不知程晓红又遇上什么事儿了。

名典咖啡屋有点冷色调。程晓红向我招手，五个手指头在空中弹钢琴。服务员倒上一杯柠檬水。丁燕，你越来越瘦了

呀！张旭都在搞什么鬼嘛。我一坐下程晓红就嚷嚷。我准备抽烟。程晓红一把抢过打火机。不让你点！你看你瘦得鬼一样，那手，鸡爪子似的。你认为胖就像人了吗？我嗅了嗅烟，用枯枝样的指头轻轻地抚摸，烟瘾在嘴唇上漫延，渐渐渗透到嗓子里，弥漫到胸腔，在心跳动的地方凝固不动。于是我满脑子抽烟的欲望，满屋是烟香。程晓红坚决不许。我看着手中的烟，一具细长的白色躯体，它等待燃烧，等待我的嘴唇将它吞吞吐吐地消灭。就差一个环节：Turn on。但打火机在程晓红的手中握着。我压抑着不抽。玩弄着它，玩弄着我的欲望。我手中似乎握着屠刀，切割欲望的屠刀。难受着，几乎也是快感地享受着，这种近距离的不能拥有。当然，我可以不顾一切地去夺回程晓红手中的打火机，或者找服务员索要一个，也可以让服务员替我Turn on，只为过一把烟瘾。

程晓红又抢过我手中的烟，替自己点上，几乎是挑衅地抽吸。我终于挠心地痒。靠，程晓红，你存心要折磨死我吧，你不让我抽，你好心就别在我面前抽！你这是把人绑了手脚，却逼她看顶级片，连手淫的权利都剥夺了！丁燕，我看你成天想法怪异，大抵是这烟熏出来的，你真的不能再抽了，你像个大麻鬼。我不行了，我得上洗手间。我掐着脖子离开。我在洗手间洗把冷水脸。抬起头，镜子里一个秃子，脸刀削过一样尖细，脖子比鸭颈还长，黑衣服像挂在软塌塌的衣架上，两个黑洞般的眼睛茫然地看着我，心被重重地撞击了一下，我想尖叫，就像Turn on时眼前出现了一团火。可